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

——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

□巫寧坤

1939年夏，我從四川合川國立二中高中畢業，考上西南聯大外語系。學校九月開學，無奈從重慶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難，我足足用了兩個月，終於在十一月才到達昆明西門外新校舍報到。1941年夏，我剛讀完大二，就響應號召，「投筆從戎」，去給即將來我國支援抗日戰爭的美國空軍志願大隊擔任英語譯員。我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時間前後不到兩年。

這個期間，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，空襲警報一響，全校師生員工跑警報，上課的時間就更少了，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實在不算太多。但是，在西南聯大度過的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卻是難以忘懷的。聯大匯集了北大、清華和南開三所名校的教師，其中不乏響譽中外的學術大師，他們崇尚「自由之思想，獨立之精神」，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。」不論工作和生活條件如何艱苦，他們都孜孜不倦地教書育人，潛心學術研究。可惜我因中途輟學，無緣受教於多位名師，不過有幸耳濡目染、潛移默化，我就終生受用不盡了。

最令我難以忘懷的卻是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。凡是聯大的同學大概沒有人沒上過泡茶館這門大課。新校舍因陋就簡，僅有一個圖書館，座位有限；宿舍四十人一間，沒有書桌；課外活動幾乎等於零。於是，學校附近兩條街上的十來家大小茶館，從早到晚坐滿了聯大的學生，看書、寫作、聊天、玩橋牌，各得其所。

汪曾祺1984年在《泡茶館》一文中回憶道：大學二年級那一年，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坐到家茶館靠窗的一張靠位，各自看自己的書，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。我這時才開始寫作，我的最初幾篇小說，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。

這裡寫的兩個無名氏就是我和趙全章。我們仁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鎮江參加高一男生集中軍訓時結識的，我上的是揚州中學，全章上的是蘇州中學，曾祺上的是鎮江中學。三人都是十六歲，編在同一個中隊，三個月同吃、同住、同操練。沒想到，三年以後，三人全都當上了流亡學生，又同時考上了聯大，曾祺讀中文系，全章和我讀外文系。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棟宿舍，又都愛好文藝，朝夕過從。每天課後，我們

仁就各自帶上兩三本書、鋼筆、稿紙，一起去泡茶館。我們一邊喝茶，一邊吃「花生西施」的五香花生米，一邊看書，多半是課外讀物，或寫點兒什麼東西。茶館就是我們的「書齋」。誰寫好一篇東西，就拿出來互相切磋。曾祺第一篇小說的文采就讓我倆嘆服。全章中英文都好，經常寫抒情小詩，後來一篇接一篇從英文翻譯契夫夫的短篇小說。我也寫一些小東西。我們最初的習作都是在這家茶館裡泡出來的，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，居然一篇篇小詩小文都陸續登出來了。經常飢腸轆轆的窮學生，誰一拿到稿費我們仁就直奔文林食堂「打牙祭」。有時，茶館打烊以後，更深半夜還冒着雨到翠湖去遊蕩，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。

大西門外經常塵土飛揚，風沙蔽日，無樹無花的校園儼然一片荒漠，茶館宛然水草迎人的綠洲。茶博士，不分男女，都親切如家人，溫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氣。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，盪漾着家山萬里的遊子的滿面風塵、灌溉着如飢似渴的心田、滋潤着綠綺年華、孕育着含苞欲放的性靈。

茶館也是我們的殿堂。我們一邊飲茶，一邊虔誠地誦讀一部又一部文學經典，在茶香水氣裡領受心靈的洗禮。我們墜入沈從文描繪的如詩如畫的「邊城」，傾聽他那透明燦爛的聲音、溫存的節奏和音樂，如醉如痴，流連忘返。有時竟忘了回學生食堂去吃飯，只得用花生米來充飢。何其芳的《畫夢錄》誘使我們作起「橫海揚帆的美夢」。法國作家紀德根據《聖經》故事改寫的《浪子回家》，篇幅不長，卻讓我對一個流浪漢靈魂的受難感同身受，便用「浪子」作起筆名來，下意識地嚮往於靈魂的歸宿。

西南聯大的流亡學子有福了。在烽火連天、無家可歸的歲月裡，茶館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心靈之家，促進我們自由自在地茁壯成長。汪曾祺在《泡茶館》一文中最後寫道：「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，那麼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。」

當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後作古，哪年哪月，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溫茶館文化呢！

2008年農曆新年於美國客中

多。他雖也寫散文，但專攻評論。在早期編作家作品選時，他都有篇序，介紹作家兼評論得失。記得他曾說蕭乾早期語言歐化，蕭乾同意，並說要加以修改，兩人因而成為朋友。《香港文學叢小》，是評論、書評、書介的結集。記得教書時他曾表示要寫部中國現代文學史，相信已寫了一些而未完成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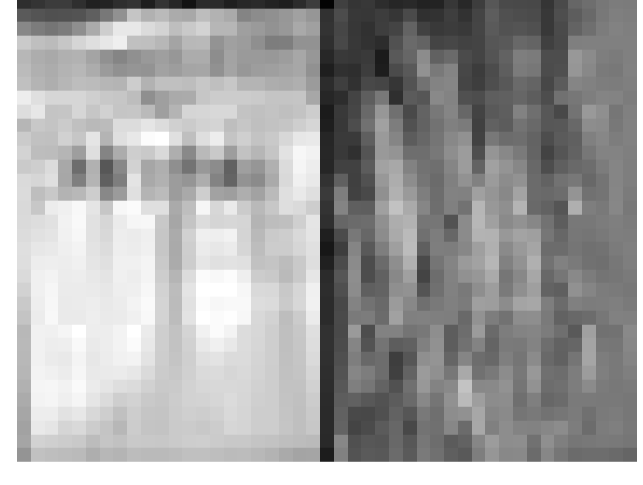
有件事他很執著，編自己的集子時，每篇文章都要標明原刊發處和發表的年月日。這件事看來可有可無，近日讀書即碰到一些文章，因不知年月而無法深入。有此標示對好索解的讀者，提供了方便。這與他做慣了資料與研究有關。

在我看來梅子是個四平八穩的人，他的思維也四平八穩，因此有人說他「死板」，固守舊的多，眼界不大寬。這也是沒辦法的。我們受的是「革命現實主義」的教育，無論如何沈沈，總留下痕跡和迴光。

他也寫散文詩，明顯地受泰艾爾的影響，他不空泛地寫景，而傾向於哲理的抒發，時有思想的閃光，時有如箴語，如：

理智是正對你心靈蓋的燈，它不讓你對着自己變了形的影子，而錯誤地估計自己。
庸俗，也會被當作高雅，在它泛濫的場合。
有些篇幅長些的，雖是詩化的說理，也變得沉悶了。使理趣變得鮮活，是很難的一件事。說理，以故事鋪排，再以理點撥，或更能讓人進入。他現在正理頭苦幹主編《城市文藝》，他曾跟我說過喜歡教書，但除在東亞大學教過短暫時間外，他的大半輩子都交給了編輯工作。

（《作家題贈本記事之三十二》）



梅子題贈本

《香港文學叢小》《筆思散策》

梅子，一個女性化的名字，背後卻是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張志和。筆名多少都有點故事，這故事是什麼呢？未曾問過他。平日裡，沒叫過他梅子，只叫老張。

認識他是在移民香港之初，大概是七五年，他在銅鑼灣世界書局任職，「向各種各樣的讀者推銷他們需要的精神食糧」，那時我在編《中文學習》《中學生》，又在編寫「中文語文教材」，據他說，「已經有人稱讚他是本港最好的中學語文分析者之一」，於是「離文藝女神近些」，其實和他一樣也是「稻梁謀」，離文藝女神遠些。

不久，他就調任書局的編輯部，編輯出版了一系作家選集。記得有臺靜農小說集、蔡其矯選集，都是第一次在香港出版。過些日子被「挖角」到昭明出版社，執編文學叢書，司馬長風的《中國新文學史》等，一一本本從他手中流入書市，施展了他的才幹。此時他完全投入文藝女神的懷抱了。

再後，有老關找他，薪水由他提，但他沒受誘惑，選擇工資較少而穩定且更能發揮所長的「三聯」，幹了十一年，最後與上司意見不合、頂牛，「長官意志」豈是他一介書生能頂的，因此下堂而去。這是他最受挫折的日子。最後去了《亞洲周刊》，端的是「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」，一樣得心應手。只是轉為親近「新聞女神」而已。

梅子表面隨和，臉帶笑容，似好好先生，內裡卻是很倔的，一爆發則不可收拾。他凡事慢條斯理，你急他不急，是個「慢郎中」，每次相約「飲茶」，遲到的總少不了他，且一遲就不少於半小時。他對朋友不差，但少見推心置腹，交往雖頻，卻不親近，因此朋友間總有若即若離之感。

說刻苦、說堅韌，我看朋友中沒人比得上他。有段時間他接受編寫教科書，除上班之外，就是無眠無休的牛耕。少說也有半年時間，結果聽說所得甚微。那段時間，還沒傳真機，交專稿是麻煩的事，他一下班就跑到郵局，在那裡站着寫專，投入郵箱。這是他獨門武功。

有一年我倆同在東亞大學授課，我一是太忙，一是怕改作業，請他代勞，他沒推托，解決了我難題（當然批改作業報酬也歸他）。至今仍心存感激。這樣的朋友難求啊。

在移民南來的作家群中，他是兩個可稱「文學評論家」的人之一。璧華關注大陸作家較多，產量較少，張志和同樣關注大陸，然更多的心思放在香港，產量較

妻子懷孕了，喜訊之後要做的事一件接一件地來，其一是為未來的孩子取名字。是女兒，則稱為黃蓮花？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讓這種花卉升值，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好名為《突然，一朵蓮花》。又或者稱為黃文心？我這個老爸研究《文心雕龍》，文心這個美名有家學。是兒子呢？當然可名為雕龍。文心、雕龍兩個名字，已有一位《文心雕龍》專家用了，成為女兒和兒子的名字。我如採用，應無侵權之虞，因為《文心雕龍》這本文學理論傑作早已成為公器，何況這位專家不姓黃。口中念念有詞，卻發現黃蓮花、黃文心、黃雕龍三個姓名，都是連姓帶名字字平聲，不合飛沉平仄抑揚的節奏之道，過不了「聲律」這一關。不要緊吧，意義好就行，不要「形式主義」了？黃維維連姓帶名不是三字皆為平聲嗎？《文心雕龍》則四字皆平，更沒有「浮聲」「切響」的變化。拙名維維是父親所賜的「嘉名」，我更改不得；書名《文心雕龍》四字皆平，可能是作者劉勰考慮不周而有瑕疵，不足為範例。我為孩子取名字，自然要衡量種種因素，要止於至善。

與妻子文君商量取名的大事，想到2006年5月初是這個孩子的預產期，靈機一觸，一個「商機」無限的名字來了：黃金周！國內一年有三個大假期，春節、五月初、十月初，每個大假期連續七天，旅遊、購物、餐飲、娛樂，消費者有黃金可消，業者有黃金可賺，乃名為黃金周。吾家姓黃，在黃金周出生的孩子，名為黃金周，不亦宜乎？不亦醒目乎？不亦一讀一聽而難忘乎？和友人談及黃金周這個珍貴的名字。長沙的李元洛兄在電話中聽後大笑，比他朗誦《戲李白》和《赤壁懷古》時的聲音還要宏亮。他大笑因為他以為我們在開玩笑。在親友間為取名事做了民意調查，統計數字顯示「黃金周」可為別名，可為戲稱，卻不是正名的首選。何況這個姓名和黃蓮花、黃文心、黃雕龍一樣，都犯了「三平調」的毛病。必也正名乎？

我想到《文心雕龍·知音》的「平理若衡，照辭如鏡」：生的如果是男孩，就叫做「若衡」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加上芳草，成為「若衡」。衡是秤，衡與衡可通，衡就是杜衡，是香草，《楚辭》中與美人並稱的香草。文君是高齡產婦，懷孕後按時做各種妊娠檢查。在一次檢查後，我們獲悉文君懷的是男胎；我原本為取名「若衡」所作的種種解釋，其基本道理就如胎兒的發育，一天天地成型、成長，成為一大套道理了。

「平理若衡，照辭如鏡」意思是「評論像秤一樣公平，說明物象一樣翔實」。評論文學要這樣，評論種種的物、事、人也要這樣。世世代代都有主觀極強的人，產生種種偏激偏頗的意見，而衝突戰爭少不了。我們要求客觀、公正、公平，像秤像天平那樣衡量人、事、物。這是「若衡」之名的美意。黃若衡三個字是平仄平，合飛沉抑揚之道，有節奏之美，不再是「三平調」了。

這個名字還有其他的好處。著名的學者夏志清，姓名的英文拼音是 Chi-tsing Hsia(C.T. Hsia)，漢學界無人不知的，在漢語拼音中卻成為 Zhi-qing Xia，頭字母是 ZQX，是二十個字母中叨陪末席的少數族群，使大學者有小小的不欣悅。黃若衡是 Huang Ruo-heng 或者 Wang Yeuk-hang，後者沒有 ZQX 的「末少」之憾，前者 HRH 則左右都是對稱的 H 字母，如天平之均衡，如泰山如衡山的穩重。

若衡老舍黃維樑的標字簡體是梁，繁體的標字在內地消失了，也不見於一般電腦字庫。於是，我在內地乘飛機，機票上我的名字成為中西夾雜的怪物「黃維 Liang」，或者一看似是複姓的四字「黃維木梁」。我從香港的銀行匯錢到內地的銀行，出納員認字不認人，「梁」「梁」不同，名不正則事不成。我的文章在內地的刊物發表，署名有時是怕埋隨簡的「黃維梁」，有時編輯先生和女士尊重香港，不忙煩煩，署名保留繁體正字，是「黃維樑」。我是香港永久居民，曾在香港的大學教了二十多年書，現在台灣教書。知我者謂「梁」「樑」名異人同，不知我者謂「梁」「樑」是兩個人。不管將來繁體和簡體並存，或是二者取其一，或是繁簡優劣經天下一樣衡量過之後，折中處理，若衡我兒將來乘飛機、匯鈔票以至辦結婚證明書、辦兒女出生證明書時，都沒有繁簡的煩惱，因為寫書時，繁體是「黃若衡」，簡體也是「黃若衡」。這是「書同文」。

以外文來翻譯若衡一名時，我用了 Johann。這為了「語同音」。德國的 Johann 就是英語的 John，其發音如普通話的「約翰」。Johann、John 就是約翰。若衡兩字的普通話讀音，只和 Johann 略近，而其普通話讀音，則和 Johann 極為接近。老爸是粵人，媽媽是揚州人，乖兒子至少是半個粵人，在這個應該華洋合璧的全球化時代，老爸為乖兒子取的洋名，怎能不是與粵音極為接近的 Johann 呢？

Johann 這個名字和中文的家強、國強一樣，十分常見；加上其兄弟，即英語的 John、法語的 Jean、俄語的 Ivan，則是普世之名。Johann 的四海兄弟，可上溯至《聖經·約翰福音》的約翰。光是其德語的正宗，就威名赫赫。首先讓人想起的，自然是一國文宗歌德：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。近年孔子學院在全球開辦，德國的歌德學院數十年前已遍布世界。歌德學院歌頌的是歌德的德。在這學院學習德文的各國各色人等，其德文一到了可讀懂歌德《少年維特

的煩惱》原文的水平，則多年學習的辛勞、「煩惱」盡消；進而得窺歌德詩劇《浮士德》原文的堂奧，那等於外國人可讀懂《紅樓夢》原著了。即便讀不懂德文原著，各國文學系的學生，誰不知道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和《浮士德》的傑出和偉大呢？詩豪文宗之外，歌德還是個大學者、科學家，博聞強記一如其詩劇的主角浮士德，在動物學、植物學研究上都卓有成就。吾兒若衡在十歲之前，我們就要帶他到德國旅行，參觀佛蘭克福的歌德故居，讓他見「德」思齊。還要和他一起到美因茨(Mainz)，那是另一個傑出 Johann 的出生地。

古登堡(Johann Guterberg)發明了活版印刷，1455年他印刷的《聖經》，是現存西方最早的活版印刷書籍。我要讓若衡看看五、六百年前世界文明的重要證物，陳列室或博物館玻璃櫃中《聖經·約翰福音》的首頁，我要他特別仔細觀看，欣賞大大小小古體拉丁字母的筆劃形狀，並且告訴他：「比古登堡早四百年，我國宋代的畢昇已發明活字印刷了。東海西海都有賢能的人。」若衡也許會說：「爸爸，我們在揚州參觀過古代印刷博物館，外公拄着手杖，和外婆一起去的，就是那些活字印刷了。還有雕版印刷呢！」於是文君摸摸他的頭髮說：「若衡真聰明！」

古登堡博物館中，播放着音樂，一聽，是另一位 Johann，他的音樂之悅耳，簡直樂死人、迷死人。是 Johann Strauss——約翰施特勞斯！若衡與他同名，如果將來和他同行，寫出同樣華美怡人的音樂，我這個老爸一生無憾矣。小史特勞斯的《藍色多瑙河》是我少年時期迷上的第一首古典音樂。年前在南京秦淮河畔，和文君相會時，樂聲燈影裡輕飄飄揚起的正是《藍色多瑙河》。不管生活有多少煩惱憂鬱，一曲《藍色多瑙河》即可解惱消憂。《藍色多瑙河》讓19世紀的德國人沉醉，得到各國使節邀賞，聽眾痴迷，都想剪下小史特勞斯的頭髮作為紀念。在這個卡拉OK的時代，有人練就一曲，即可到場表演而走遍天涯。小史特勞斯只遺《藍色多瑙河》即可不朽，何況他還有《維也納森林的故事》、《春之聲》，和我年輕時已十分喜歡，而現在愈來愈更加喜歡的《在我們年輕的時候》。小史特勞斯的這些圓舞曲(waltz)音譯為「華爾滋」，真是圓融華麗而美滋滋的，一樂句一樂句都是美得不能更美的旋律。一百多年來，多瑙河如果沒有《藍色多瑙河》，維也納森林如果沒有《維也納森林的故事》，就不能再「水木清華」了；更不幸的是，就成為沒有尾巴的孔雀了。作曲家譜出美的旋律，就像詩人創造了出色的比喻，都是高才的表現。文學作品一般要經過翻譯才為普世的人所共賞，而音樂不需要翻譯。《藍色多瑙河》和《在我們年輕的時候》從音樂廳、從CD、從iPod直通耳邊，直進人心。吾兒若衡將來如果是一個或半個 Johann 也好，是 Johann 作品的演奏者、指揮者也好，老爸必大樂，他美麗的音樂必能為老爸、老媽以至所有世人延年益壽。

德國名為 Johann 的傑出人物眾多，英美名為 John 的傑出人物更難以估計。老爸望子成龍，所以舉出幾個大人物，讓若衡思齊。西海與東海有聖人賢人。名字中有「衡」的賢能之士，我國歷史悠悠數千年，當然也甚多。西漢東海郡承縣（在今山東省）人匡衡是其一。匡衡年幼好學而家貧，白天耕田，只能在晚上讀書，卻買不起蠟燭和燈油。鄰居是燈火明亮，匡衡乃在牆壁鑿一個洞，引進光亮，這樣來讀書。這是我國最有名的「貧而好學」的故事之一。匡衡終於成材，為官時多次寫信給皇帝，陳述經邦濟世之事，得到重視和採納——他如生於當代，一定會為環保大業而「上疏」獻策。匡衡起了匡輔皇帝的大作用，杜甫對他非常欽羨，「匡衡抗疏」出現在其名詩《秋興八首》之中。難得的是匡衡為人從政的風範，《資治通鑑》說：「西漢諸儒，自董仲舒之後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雅。」不偏激不偏倚乃能純正溫雅，發持平平均「衡」之純正，人如其名。

漢朝還有張衡。匡衡是山東人，張衡則是河南人。老爸讀的、教的是文學，對張衡雖然比不上對杜甫、蘇軾那樣地高山仰止，卻也是非常欽佩的。張衡的賦有漢賦「鋪敘描寫」的大描寫大格局，以至成為大辭賦，也能小能短，開創新風，用賦來抒情述懷。他是「創意文化」的一個表率。他的「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」說，古今為政者應引以為暮鼓晨鐘；他在《歸田賦》說：「彈五弦之妙指，詠孔丘之圖書。揮翰墨以奮藻，陳三皇之軌模。苟縱心於域外，安知榮辱之所知。」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更是何等境界。張衡且是個科學家，上觀天文，下察地理，發明了「渾天儀」和「地動儀」。地動儀預測地震，他被譽為地震學的鼻祖。歐洲在19世紀才製成地震儀，比張衡晚了一千多年。張衡還這樣解釋月蝕：「月光生於日之所照，魄生於日之所蔽，當日則光耀，就日則光晝。」他的這些發明和發現，應可得好幾個諾貝爾獎。他擅於繪畫。郭沫若說：「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為中國之所罕見。」誠然誠然。張衡的文、理、政治、藝術各科均發展，且表現卓越。

望子成龍，成為大文豪、大科學家、大音樂家、大政治家。若衡二字取自《文心雕龍》，我的願望說起來更理直氣壯。不過，人不能一定要成龍。將來若衡在追求卓越時，只要在做人處事持平而均衡，像匡衡那樣，其「言純正溫雅」，老爸於願已足。世間的事物不能失衡。最近的幾年全球嚴重暖化，全球人的憂慮是如何保持生態平衡。望子成「衡」。

望子成「衡」

給兒子取名字

黃維樑

古劍

殷切等你

□楊永可

送你一枝心靈的玫瑰，送你一枝青春的嫣紅，送你一枝圓熟的相思。

能夠撫瘦稼穡的犁鋤，能否捱揀夢中的愛情？

你的眉梢或舒或蹙，總結着一個謎，牽動着我眼角的淚珠，美拽着我嘴角的笑意。

你的心事，突然從朱唇飛出，如韻味十足的美羹，芬我齒頰。

在想讀懂你，其實就是一種慾望的抵達，返璞歸真抵達你的心靈深處，我虔誠朝聖的地方。

你的歌聲，昭示着一種福祉嗎？我預感到，在溫柔着十面埋伏的刀光劍影，在馨芳着七擒七縱的敦睦情懷。

有了醉人的傾訴，就有沁心的聆聽。心聲的閃亮登場，可以掀動一種人間的絕美，可以放牧一種感情的絕倫，縱使以獨行的腳步浪迹天涯，也不倦不懈，祈盼着心靈的回歸。

願意用畢生的愛，梳理你靈動的思緒，讓緣份在遼闊如草原的大背景中，在相纏如藤蔓的生死纏中，挺拔風姿。

這樣自我，這般執著，如此篤永。縱然九曲的命途，僅有唯一的野渡，也可橫濟江海的迭波漣瀾，以樂聲驚濤印證剪碎了的情思。

愛的深處，果真瀰漫着懷愴的真誠？激蕩着感情的清

漪？衍生着事業的暢想？

策馬或揚帆，追逐化蝶的懸念，在高潮迭起處，必然有分外妖嬈的暗香浮動，必然有引人入勝的千種風情。

飛奔的馬蹄，振聾的長嘯，必會穿越人煙罕至的大漠，到達風景獨好的江南，立足春色盎然的意境。讓緊縮悠悠心事的情緒，在滾滾紅塵中，不染地楚楚動人。

你是一枝獨立寒風飛雪中的紅梅，以深遠的眸光，矚望芳香的柳絲桃紅，矚望歲月的魂牽夢縈。

相思化泉，從心靈的泉眼溢出，汨汨滔滔，能繁著艷綠的情芽麼？能溫潤惹蔥的情緣麼？

一杯恩愛的酒本，只能在各自的苦樂中釀造，才能在相對的歡笑中分享。

請用靈性的玉笛金簫，吹出豐碩的歲月，吹出質樸的抒情。但願沒有世俗的無情棒，驚動這優美，這沉醉，這悠揚。

愛的紅紅火火，情的熱熱辣辣，一定會燃起青春的烈焰，照亮欣慰的目光。

斷斷續續，呢喃一串真心的情話，撐起我永遠的守望。一言以蔽之，殷切等你，在三生石上一個熱吻留下的紅唇印之上。

關於方龍驤

許定銘

從報上的新聞，知道方龍驤過世了，然而，幾個月來，都沒有讀到悼念的文章，即使上網去尋找，不單見不到有關消息，連龍驤的資料也少得可憐。

龍驤和盧森堡都是方榮華的筆名，他曾任《新生晚報》及《天天日報》副刊編輯，同時也是本港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，所撰驚險推理小說比倪瓚的衛斯理出道更早，很受歡迎，是上世紀1950-70年代的流行作家。但，極少人知道，他也是熱愛文學的，也會寫過非偵探類的小說。

《縮不住的信》（香港：企鵝，1953）是本32開的小書，只有114頁，內收《縮不住的信》、《湖上悲歌》及《茉莉的回憶》三個短篇，是龍驤偵探小說以外的唯一文藝作品。他在後記中表示很喜歡這些小說，還說：

這裡三個短篇，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。當時因應編者所需，只好以故事結構，稍有不周。而在付排單行本之前，曾照自己原意予以改寫訂正。故事所述為三種不同女性的戀愛插曲，可謂絕無半點「偵探」氣息。（見頁114）

從這段短短的說明，可看出當年龍驤對選稿編輯意願而修改小說內容，是心有不甘的。故而，到出單行本時，便改回自己的原意。那是「文藝」與「通俗」之別。可知年輕的龍驤是極有意於「文藝」的。然則此書出後，他的文藝作品自此停產，可見當年的香港，「文學」是無法立足的，這是作家必須靠寫流行小說才能過活的另一証例。

我自小愛讀武俠奇情驚險小說，泰山、大俠游龍、洪熙官、方世玉、中國殺人之餘，也讀了不少龍驤寫的外號「貓頭鷹」的系列小說。當我見到龍驤的《縮不住的信》，知道我熱愛的驚險小說作家也熱衷文藝，非常高興，立即寫了篇有關的短文，刊於2004年9月，第27期的香港《作家》月刊。

一個月後的某天，從未見過面的龍驤前輩給我電話，說想見我，並叫我帶《縮不住的信》帶給他看看，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這本書了。我告訴他，書是從別人那兒借來讀的，但我留下了影印本，會再複印一本給他留念。

過兩天我們在「城市花園」見面，他請我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晚飯，魚、蝦之外，還有魚翅，兩個人不飲酒也費近千。

龍驤先生年近八旬，身材略矮，但精神很好。他非常興奮的告訴我，我已很久沒寫小說了，近十幾年住在台灣，常寫有關古董的文章，還在經營古董生意。

我則告訴他，自小學起已熱愛他的驚險小說，尤其是那種很早的，16開的三毫子小說，「貓頭鷹」的系列小說，是我課餘愛不釋手的讀物。那晚晚飯吃了近三小時，臨別時，龍驤告訴我，他正打算把一批古董出售，賣出後會用300萬出本文學雜誌，並說一定要聘我出任編輯。

然而此後再沒有收到他的消息，幾個月前意外地在報上讀到他的訃聞，一顆閃亮的星星殞落了！